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十六回 貔虎師陣敗遭擒

詩曰： 假公難以濟私心，無勇無謀戰綠林。貔虎桓桓威武陣，反甘雌伏竟遭擒。

卻說韋寨主立擒劉奎壁，領降兵，打得勝鼓回山。皇甫長華心中大喜，下聚義廳相迎。道：恭賀賢兄出兵全勝。如今劉奎壁何在？韋大王吩咐先請皇甫夫人出來，以觀報仇雪恨。然後命嘍囉帶進劉國舅，伺候施行。

皇甫夫人出寨房，虎皮交椅坐中央。右邊督府千金女，左首英雄韋大王。百位英雄分左右，一聲令下叫拿人。嘍囉帶進劉奎壁，武士傳呼跪大堂。國舅其時心已亂，進廳舉目看端詳。金龍雙繞朱紅柱，彩鳳爭飛紫畫梁。百盞花燈垂寶絡，兩層刀斧映寒光。東西排列諸英傑，個個端嚴似雁行。殿上雙挑紅錦帳，中間婦女坐端莊。雙籠素袖夫人貌，半壓金釵自在妝。左首卻居韋寨主，有邊又坐一嬌娘。高盤翠髻宮花豔，薄掠雲環寶串長。眉分柳葉雙鉤細，面泛桃花兩頰香。穩坐端嚴如帝後，正堪配，左邊寨主似君王。癡心國舅驚呆立，意蕩神迷失主張。目觀花容心暗想，這佳人，定然皇甫女紅妝。

啊唷怪哉！不意世間竟有這般女子。

昔日花園見麗君，已誇美色暗消魂。千方百計圖歡合，事事行來總不成。誰道長華皇甫女，竟有如此美丰神。雖然各有風流處，這一派，穩重端莊勝麗君。今日被擒逢玉面，縱然一死也甘心。消停慢慢將她勸，看多姣，可肯投降棄綠林。如若其心聽勸化，姻緣尚可再圖成。正然暗暗心籌算，左右人員喝一聲。

嗯！劉奎壁，還不跪下，更待何時？

國舅聞言意不甘，低頭站立大廳前。兩班勇士齊聲喊，再不彎腰就舉鞭。奎壁聞聽心暗想，怎生屈膝在高山。龍潭虎穴孤身入，難顧廳前下跪慚。想罷抬頭朝上看，叫一聲，長華小姐聽我言。下官奉旨為元帥，皇命當身不跪參。草莽之人我豈服，今朝只當跪尊前。言完頃刻將身跪，笑倒了，左右英才大眾員。皇甫千金紅了面，柳眉倒豎變容顏。

！劉奎壁，誰要你下禮？

國舅聞聽敢口雲，叫聲皇甫貴千金。下官與你非仇敵，何必相逢這等嗔。今有一言須見納，斷休執性不依聽。想當初，督台老伯和家父，交契之情何等深。一自花園回祿後，芝田令弟動疑心。通家從此成疏失，不復重為來往情。雖則令尊疑惑我，下官並不記前嗔。誰知家父君前奏，舉薦東征作遠行。小姐必言我所害，故而暗面若仇人。可憐屈殺劉奎壁，滿腹沉冤不得明。今日被擒來此地，欲求小姐作降臣。生於世代功勳府，要做皇家忠孝人。你在山中為叛逆，令尊的，投降情弊更加真。千金若肯投元室，少不得，我在君前委曲陳。當日舅來曾作伐，誰知老伯卻微情。嗟我十八年華長，未就同心結好姻。萬歲朝廷曾賜配，迎娶那，孟家小姐畢良姻。麗君守節投漢水，依舊孤幃未有親。如肯投降歸聖旨，倒不如，拜求賜配續前盟。夫妻同下朝鮮國，好做伸仇報恨人。再者吹台韋寨主，也不該，英雄埋沒在煙塵。既生拜相封侯貌，要作精忠報國臣。若肯洗心歸正道，可圖富貴與功名。我家有妹招佳婿，陌路俱為至戚親。如此一來諸事妥，未知道，寨尊小姐可應承？劉奎壁，說完偷看芙蓉面，韋寨主，座上微微笑兩聲。

啊唷妙呀！劉奎壁，你果有妹子麼？

孤家獨坐正淒涼，押寨夫人未得將。國舅果然成美意，倒不如，送來山上結鸞凰。與君就此稱郎舅，專等春風入洞房。寨主說完回喚妹，據他所勸可投降。長華小姐容顏變，怒氣衝空壯志長。

啊唷，花語的奴才！你竟敢這般大膽麼？

想想奸謀怎樣排，從頭至尾實招來。花園放火因何故，舉薦東征為甚懷？怎說麗君投了水，莫不是，吾家弟婦又招災？可恨你，千奸萬惡常施計；把那些，已往之情招上來！皇甫夫人聽到此，好一似，鋼刀萬把刺心懷。

啊唷，孟府千金呀！

吾家不幸致分離，你怎投池喪了身。射柳奪袍圖配合，到如今，亡家敗產不安宜。千金守節捐身死，令我如何意不淒。尹氏夫人言到此，淚珠滴袖放悲啼。英雄寨主龍眉皺，座上含嗔立起身。

嗯！左右快來，不必等他招認，速速取心下酒！

兩下人丁撲地歡，拔刀都要取心肝。長華小姐心驚駭，按捺雷霆款款言。今日既拿劉國舅，少不得，椿椿件件要招完。他若未曾留認狀，家君難以洗沉冤。報仇還待君前報，斷不可，私把奴才一命捐。望賢兄，刀下留人存活口，好待我，他年質證雪深冤。英雄寨主連稱是，吩咐諸人退步還。又叫兩邊拿筆硯，待他供罪不遲延。霎時紙筆般般備，擺在癡心國舅前。兩個嘍囉分左右，若然不寫就加鞭。長華小姐連催促，供狀招來莫隱瞞。合座英雄齊笑視，劉奎壁，羞慚滿面默無言。起來盤膝塵埃坐，暗暗沉思淚欲流。

啊唷，我劉奎壁好生不幸呀，怎麼一事無成！

今因皇甫女多姣，千里長征掛戰袍。只說剿除韋寨主，自然成就鸞交。誰知又不從心願，一旦遭擒在此朝。原不該，自輕玉葉金枝體；原不該，擅入龍潭虎穴郊。今日裡，斧鉞當頭難保命；看起來，所為之事要成招。細思督撫如聞信，一定飛章報聖朝。休說是，姐姐中宮心著急；定還教，父親官舍也悲嚎。當今國舅遭擒獲，豈有個，不發雄兵出聖朝。如若此來能滅寇，今朝性命枉吞刀。如其留得殘身在，還好相圖再轉朝。事已這般無別計，不如紙上且成招。

咳，這許多都是羞人事件，叫我怎樣招來！

國舅低頭滿面紅，怕提直筆寫私衷。長華小姐芳心怒，婉囑驚聲叫快供。不若招成權保命，如其不認罪難容。死生兩樣由相取，不可遲延血染鋒。皇甫千金言未盡，嘍囉們，提鞭亂打就行兇。呼呼打得連聲響，國舅渾身痛若崩。無可奈何提起筆，笑壞了，吹台山內眾英雄。

阿唷唷，好一個怕打的國舅！不消幾鞭就痛得這般模樣，你何不早早招來。

奎壁聞言滿面羞，一腔惡怒塞咽喉。攸攸氣死塵埃地，咬了牙關閉了眸。兩個嘍囉齊大笑，亂推亂叫急抓頭。須臾喚醒劉奎壁，怒氣填胸兩淚流。悲喚一聲亡了罷，躍身而起撞刀頭。只因放了週身綁，手脚輕鬆可自由。一躍上前求自盡，嘍囉攔住不遲留。長華默念真言咒，頃刻間，呆立廳前低著頭。

話說長華小姐用定身法定住，又叫嘍囉們綁了他下半截身子，方才收了法力，依舊立逼成招。

國舅其間坐定身，又悲又怒自沉吟。今朝且忍三分氣，異日還圖一刻生。立下此招無所礙，現放著，擎天勢耀是皇親。縱然日後為憑證，性命之憂可放心。奎壁想完提起筆，一思一寫就還停。上書立供劉奎壁，特具從前已往情。只為奪袍心不忿，頓忘友義起虧心。相留皇甫芝田住，密遣家人舉火焚。天佑少華逃了命，私書達父薦東征。督台出戰遭擒獲，復陷忠臣作叛臣。家屬已拿諸事定，圖謀又娶孟千金。麗君守節投池死，打退平生妄想心。因此長華皇甫女，吹台被劫在山林。當年曾遭媒人說，總督猜疑不許親。意欲善圖成伉儷，朝中請旨再提兵。誰知謀望難相就，一旦風波身被擒。只道長華還見憫，何期皇甫太無情。當廳立逼招成罪，刀斧加身要動刑。奎壁無何留供狀，情真罪實此為憑。他年設有重翻覆，供狀為真作證明。國舅寫完長歎氣，一推筆硯不開聲。嘍囉遞入紅羅帳，皇甫千金玉手擎。字字行行觀一遍，含悲含愧又含憤。

啊唷劉奎壁呀！你好用心呀，仗著你國舅王親，害得我流連顛沛。

今朝被獲在吹台，方把前情招出來。你竟用，如此奸謀如此計；使我家，這般禍亂這般哀。一張供狀留憑據，細思量，前後圖謀該不該。有日法場經萬剮，方知天理總安排。長華言訖垂雙淚，念及嚴親暗痛懷。皇甫夫人忙接看，點頭嗟歎罵奴才。寨尊細閱

相招事，微笑連稱實可哀。國舅呀，天理昭彰話不虛，何須忙亂用心機。歷來多少圖謀事，今日何曾一件齊。好好在京為國舅，又尋煩惱掛征衣。今朝既入天羅網，少不得，有屈金枝五葉身。寨主說完呼眾卒，快些帶下莫遲疑。後邊養馬房間廣，令彼於中棲一棲。飲食付他休斷絕，苟延活口免耽饑。休殺害，莫相欺，還要留他對是非。一眾嘍囉齊應令，推推擠擠出街衢。寨尊吩咐排筵席，大慶軍功樂有餘。

卻說當下聚義廳前大排筵席，以慶得勝之功。酒闌時候，韋寨主與繼母義妹同歸後寨。

長華小姐翠眉顰，倚榻無言珠淚傾。寨主慇懃呼義妹。有何心事不歡欣。今朝已捉劉奎璧，父母冤仇報得成。賢妹未知何所恨，可將心事表分明。長華小姐長吁氣，拭淚含悲啟口雲。賊子雖擒堪稱意，嚴親未救可傷情。煙塵久處非長計，兵馬多招足遠征。你我俱為官宦後，豈堪身負不忠名。奈因玄女娘娘命，說待三年事必成。父在外方奴在此，卻教坐臥欠安寧。依奴愚見興兵去，安處山中待怎生？小姐言完揮痛淚，英雄寨主也傷心。低低悄語呼賢妹，難道我無救父心？一則未成天子命，關津豈肯放長行？若然要到朝鮮國，除非是，殺出江南地面城。這等起兵非小可，難道說，如此還算是忠臣？兩難之事常憂慮，苦只苦，兵馬雖多未可徵。玄女既然如此說，也只好，寧心耐性等三春。逆天行事難成就，還恐臨徵要損兵。不若安心山內住，待時而動下邊庭。長華見說連稱是，奴只怕，家君在外受艱辛。九天玄女金言在，且待災消難滿時。皇甫夫人恩愛子，愁眉淚眼轉傷心。夫子南北難相見，何日能期得共親。不表裡邊商議事，且談奎璧受欺凌。

卻說眾嘍囉把劉奎璧帶到馬槽邊一間小屋之內，裡面又無桌椅，又無床榻，只鋪著一條蘆席。劉國舅無可如何，也就其中居住。

小房之內好淒涼，只有門來沒有窗。蘆席一條隨地臥，囚糧三次任他吞。諸軍喝罵心安受，群馬嘶鳴夢不長。透骨淒風思絮襖，穿房明月憶家鄉。可憐受盡千般苦，賽過了，皇甫亭山在外邦。按下被擒劉國舅，表一表，本章飛急上京中。

話說千總連登，得出虎穴，就飛報了督撫。立刻差人上本，星夜入京告急，不消十幾天早已趕到。兵部內飛本奏聞天子。成宗皇帝龍心大駭，立刻放下本章，就要再發人馬征剿。劉皇后一聞此事，只嚇得魄散魂飛。

皇后聞聽心痛埃，淚如雨下濕香腮。悲呼只叫同胞弟，哭倒龍床不起來。妃子繞幃求止哭，君王執手勸開懷。娘娘勉強依君命，和淚含悲跪在埃。

啊唷陛下呀！

臣妾蒙恩侍御前，一門榮貴近天顏。今朝胞弟遭擒獲，這也是，報國忘家不足憐。但是吹台聲勢急，還宜早早滅高山。望祈陛下開兵馬，莫把煙塵當等閒。滅得溫州諸草寇，也算為，臣家胞弟雪深冤。娘娘言訖垂珠淚，年少君王亦慘然。御手相扶長歎氣，王親被獲朕何安。自當即日興兵馬，以報忠心國舅冤。皇后謝恩方始起，淚垂羅袖暗淒然。不談帝後悲傷事，且表劉侯國丈因。

話說劉國丈當日得了奎璧被擒之信息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體冷如冰，苦在心中，淚下如雨。啊唷我的嬌兒呀，你不聽親言，致有今日之禍。

安居官舍好風光，何可朝前請旨行。早晚吹台妖法大，為什麼，自尋煩惱走沙場。吹台未滅身先獲，怎叫我，父子連心不痛傷。草寇行兇真萬惡，你竟敢，輕拿國舅上山崗。有朝力滅溫州盜，定將你，萬剮千刀斬法場。明日當朝呈保本，薦一位，英雄良將統兒郎。不除響馬橫行賊，怎救孩兒返帝邦。要滅吹台容易事，怕只怕，救兵未到你先亡。果然兒被強人害，為父何堪不斷腸。國丈號呼悲愛子，驚動了，中宮御賜二姘娘。

卻說這兩個御賜的宮娥，一名姜小媚，一名竇含香。自從國舅收納之後，竇氏已有了身孕。劉奎璧請旨出征，二姬受盡了枕冷衾寒之苦。竇氏卻也罷了，這姜小媚十分抱怨。不在燈前悲恨，就於月下嗟呀。這日聞得被擒的信息，也不過落下幾點眼淚，心中早安下個改嫁的主意。竇含香卻有一點守節之心，當下一聞凶信，不覺哽哽咽咽痛哭起來。啊唷主人呀！

何苦當朝請旨行，如今一去不回京。綠林強盜無慈念，難保遭擒不喪身。遺腹不知男共女，可能容妾守孤貞。若然有個長和短，竇含香，視死如歸不再婚。美妾悲啼心痛楚，劉侯拭淚就開聲。

啊唷，你們不須啼哭。縱然有甚差遲，少不得安頓你們一個去處。

小媚低頭意可知，含香進步吐言詞。侯爺在上容奴稟，賤妾是，願守空房度歲時。今已懷妊將四月，腹中男女未能知。今朝國舅遭擒獲，望侯爺，帶挈連娠莫遺之。遺腹孩兒堪苦守，奴豈肯，失身改嫁這般癡。懇求賜碗家常飯，留下奴將節操持。竇氏言完雙膝跪，放聲大哭淚如絲。劉侯見說心悲切，安慰佳人幾句詞。

啊唷竇姬，你果然有孕在身，少不得留你在家，以全苦志。

佳人聽畢起身去，款步含悲轉繡房。國丈嗟呼心慘切，幸虧得，承歡還有小兒郎。黎明冠帶朝天子，元帝慇懃撫慰將。劉國丈，舉薦一人僧善保，他本是，出身蒙古最剛強。劉侯舉薦徵強盜，僧善保，擇日興師不用詳。國丈回衙心悶悶，恨不得，飛拿草寇上京邦。正然煩惱傷悲處，忽地裡，一紙音書到畫堂。

話說劉國丈正在愁煩之際，接著顧宏業與夫人的手札，方知是為燕玉的婚姻。劉侯本意，原要在京留心選一個才貌的東床，不肯草草成事的。今因愛子被擒，憂心不過，哪裡還理論到女兒身上？當下接了夫人的手札，跌腳道：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既然看得中意，就定下罷了，寫甚麼書來問我？

孩兒現在受災殃，有甚心情管女郎。既要定親何必問，你只須，行盤受聘結絲羅。女兒姻事隨心定，何必用，萬里音書寄到京。別件事強做主，卻因此事假推郎。婦人見識真堪笑，反要我，書寫回音遣僕奴。

卻說劉國丈耽擱了幾天，方才寫回信。內中無非說奎璧出征被獲，燕玉定婚事悉憑夫人作主等語。又一封書信寄與顧儀堂，告允崔家親事。只為官差還有公幹，就遣家人赴復。其時孟士元已補了刑部尚書，孟嘉齡仍在翰林院供職。當下劉國舅出兵被獲，滿京中傳說新聞，鄺君玉也就得知了消息。

不覺芳心喜又驚，何期奎璧已遭擒。長華既在吹台嶺，定做伸冤報恨人。我作喬裝將會試，從今出入可安心。山中既捉劉奎璧，看他家，勢若冰山漸漸傾。但願再興皇甫氏，也顯得，昭彰天理快人心。不言君玉心歡喜，且說欽差主試臣。盛世才華多秀拔，聖朝雅化重斯文。盡收英俊歸丹階，廣取風流入翰林。正主考，欽點當朝梁閣老；副主考，就差禮部侍郎臣。其人官諱文明遠，協共梁公考俊英。已近場期臨貢院，鄺明堂，姑夫內姪一齊行。安排珠玉揮毫手，要做風雲際會文。十里杏花紅似錦，千程雲路少堪登。時逢初九頭場進，列號分房各用心。彩筆揮毫心自喜，佳章敏捷志堪伸。明堂號內完篇早，一覺悠悠入夢魂。忽見月明如白晝，當空細細起腳雲。仙音嘹亮吹簫管，桂影披離啟廣庭。一道長梯依碧漢，雙鬟緩步請前行。夢中驚喜登梯立，丹桂下，慢閃蛾眉月殿人。雲髻霓裳香裊裊，冰肌玉骨貌盈盈。廣寒殿內飄然立，手拋丹桂落青雲。慌忙接住凝眸看，香馥馥，翠葉金枝一簇新。正欲接時門已掩，長梯又向鶴橋橫。笙簫管肅頻頻奏，一陣香風織女臨。雲鬢金釵容美麗，翠裙玉步步輕盈。凝行靈鵲長橋上，說道是，今日何緣見故人。言訖霎時都不見，旁邊催促快些行。醒後的是三更後，鄺君玉，細細猜疑喜又驚。身在場中成此夢，看來指望有三分。蟾宮折桂應登第，鵲影填河喻做親。難道見登龍虎榜，莫非又要配成婚。兩般詳夢不容易，但不知，織女何云遇故人？君玉號中成吉夢，三場用意不須雲。仲春十五諸般畢，復到賢東俞姓門。廿七清晨龍虎日，要聽喜報可題名。鑼聲雙報俞家宅，眾口喧嘩討賞銀。鄺君玉，獨佔會元真第一；吳道庵，高標進士廿三名。這番顯拔非常喜，大悅喬妝新貴卿。冠帶嚴肅參試主，謙恭禮貌謁梁君。風流俊傑顏如玉，瀟灑郎君志出塵。拜謝恩師提拔意，高談雅論冠群英。少年魁首驚人目，驚壞了，紫閣名公梁爾明。謁罷群英齊退出，梁丞相，散堂入內見夫人。

卻說梁丞相退堂入內，景氏夫人問道：今科的會元鄺君玉生得相貌如何？梁丞相拈鬚笑道：咳，好一個會元！休言男子不如，就是婦人也是莫及。

素華繼女貌如華，還覺容顏不及他。廣額珠庭真可異，長眉秀目實堪誇。聞伊未有鸞風偶，我心中，欲要相招配素華。嘗有彩樓招親事，何妨效古適嬌娃。縱然他有推敲意，這本是，天定姻緣不可差。如若夫人同此願，結樓拋彩卻為花。縱然打中非君玉，新貴人，也有諸名貌足誇。似這等，才子佳人姻眷事，自然是，天公不肯誤於他。遊街之日兒拋彩，這如今，先結高樓近本衙。景氏夫人聞此語，千般歡喜面添花。

啊唷妙呀，這等一個會元麼？相公不須問我，快搭彩樓就是了。